



往事情怀

绵长的思念

文/屠凤彩

父亲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末,为了能够让姑姑、小叔继续上学,十五岁就辍学进厂做了学徒工。学徒期间,干过铁路的修建,城市的高楼建设,住的荒坟地里的工棚,冬寒夏热,常常是吃不饱饭。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好学有钻劲,打模子,盖房子,木工活,样样精通。

父亲在我出生那年,独自来到城市,凭着手艺,成了一家国企的正式员工。落脚后,把全家都搬进了城。那个年代凭户口供应粮食,没有户口,只能到乡下买高价粮,父亲自己背着粮食坐火车倒汽车,步行几里路带回家,一个人养活八口人。

为了让父亲吃好,母亲会想方设法给他做一些有营养的饭菜,而父亲总是把我抱在腿上,和他一起吃。那时,父亲几乎没有休息天,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每天不辞辛苦地上班挣钱,支撑着这个家。偶尔休息了,他也会背着我到一家比较大的商店,买一颗大大的苹果,用衣襟擦干净给我吃,自己却不舍得吃一口。多年以后,想起父亲那宽大厚实的后背,总能感到特别踏实和安心。

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浪潮吹到了我们的城市——乌海,父亲和两个南方师傅合伙开了一家软体家具店,南北方理念融合,做出的家具款式新颖,再加上父亲本分踏实的经营理念,回头客很多。我家也从四五十平米的小房子搬到了宽敞明亮的小二楼。

父亲退休后,经常去幼儿园接送外孙女,见到外孙女,额上饱经风霜的皱纹似乎在这一瞬间舒展开来,一双眼睛早已眯成月牙,嘴角露出灿烂的笑容。他的目光会追随着外孙女的脚步奔跑。看着她升国旗、看着她做游戏、看着她回教室,传来阵阵读书声。放学了,我女儿喜欢坐在父亲腿上,一遍又一遍听着姥爷讲故事,正如当年我的样子。

小时候,父亲不管有多忙多累,也总是给我梳着漂亮的小辫子,穿上干净的衣服,拉着我去幼儿园。那是父亲单位的幼儿园,只有一间教室,一位老师,有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还有个头到老师肩头的大朋友。老师要是有事,便嘱咐大朋友招呼小朋友,之后锁门扬长而去。即便如此,我还是让邻居家的小伙伴们羡慕不已,那个铁栅栏门里,是多少孩子的梦想啊。

只要有闲,父亲便会给我们讲故事。葡

萄树下,伴着知了的鸣叫,偎依在父亲身边,听着嫦娥奔月、白娘子与许仙、孙悟空大闹天宫、桃园结义,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仿佛就在身边。我一直认为父亲一定看过许多书,去过很多地方,要不怎么一开口都是那些让我们听也听不够的故事。原来,那许多故事,都是一辈辈流传下来的,就像地里的庄稼,一茬茬地长大,从不断绝。

后来喜欢上了读书,有时也会在书中与父亲讲过的故事邂逅,虽然比父亲讲得丰富,但总觉得少些味道。当年,围着父亲听故事的兄弟姐妹,包括女儿,也都喜欢上了读书,这都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有一次,在他经常去的小广场,远远听见父亲的声音:“现在生活真好,吃穿不愁,要啥有啥。前些天孩子带着去乌海湖转转,那景色美呀,以前想也没想过。当年我来这里,出了火车站就看见一条路,没有多少人。那时的沙尘暴,天天刮,有时还会有龙卷风,大白天一下子就变成了黑夜。窗户上钉上塑料布也不太管用,家里每天都有一层厚厚的黄土。房子周围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沙包,只有几棵歪脖子的沙枣树,别的树根本种不活。老王,你去过葡萄公园么,里面真大,葡萄品种多得数也数不清,听丫头说葡萄在没成熟的时候,就被预定了,都出口酿酒了。”

“可不是吗,我家小子说,咱们有一半以上的市民在写书法,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书法城。以前只有一个人民公园,你看现在,小区周围到处都是广场、公园,让我们这些老伙计随时随地都可以消闲。”

又听见父亲的声音,“我们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好好养好自己的身体,给孩子省事,不给政府添麻烦。”

“给孩子省事,不给政府添麻烦。”父亲在那个小雨纷飞的清晨静静地走了,只留下一张小纸条和弥留之际无比眷恋的眼神。那把摇椅还在屋中咿呀摇晃,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父亲的气息,一幕幕往事仍旧清晰着,子欲养而亲不待,那么多的温暖,那么多的忧伤,此刻,都成了细细的针,刺痛我。我知道,绵长的思念会打湿一个个日子,日子也会稀释浓浓的思念,就让我用长长的一生去缅怀和忘记吧!

非常记忆

那年我二十岁

文/张漫寻

我做梦都想不到这辈子我还会和“囚徒”这个身份联系在一起。

那年我二十岁,是到兵团后的第四个年头。记得那年的冬天特别的冷,风抽打着旷野,雪,不停地下,牧草已经完全被埋没,不露一点点草尖。放眼望去,连队的几排平房以及远山近路都已经成了冰雪世界。按照当地牧人的说法,这是赶上了十几年不遇的“白灾”。

冬季里最怕的就是大雪封山,而偏巧这时连里的生活煤也用完了,不要说取暖,就连做饭都成了问题,能烧的都烧完了,宿舍里依然冷得像冰窖。年关将至,连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样的天气拖拉机是不能出门搞运输的,何况冰雪已经封锁了所有出行的道路。连长无奈,狠着心硬着头皮给我下达了命令。我驾驶着连里唯一的交通工具胶轮拖拉机和我的助手上路了。从中午出发,历尽颠簸,我们掌灯的时候终于到达了煤矿,一个半小时后,我们顺利装上了车,终于松了一口气。

隆冬腊月的锡林郭勒草原,天气原本就瞬息万变,尤甚夜间。返回途中肆虐了一白天的西北风突然加大了力度,刹那间,天地混沌,道路迷蒙,车灯照射不足两米,拖拉机顿时像汪洋中风雨飘摇的一条小船,透骨的寒气钻进本来就走风漏气的驾驶室。我虽然全副武装却依然感到刺骨难耐,加上肚里没食,渐渐地觉得体力不支,一双握着方向盘的手也仿佛不听使唤。侧头看时,见助手裹着厚厚的羊皮大衣兀自蜷缩在那里瑟瑟发抖,一双惊恐的眼睛紧盯窗外。雪越下越大,有的路段上积雪已深达半米,防滑链已完全不起作用,车开不了多远就打滑深陷。没办法,我俩只好不停地下车挥锹铲雪开路。天寒地冻,我俩头上却冒着热气,汗水早已湿透衣背,冷风一吹,如同针刺刀割一般难受。就这样我俩走走停停,停停挖挖,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风雪慢慢地变小了,遥远东方的地平线上隐隐现出一抹鱼肚白,天终于要亮了。这时我忽然发现拖拉机的水箱漏水,恰巧我们的车正路过五十二团三连,就顺便把车开进了连队补足了水。车要开时,一位牧场职工要求搭车去师部医院看病。因驾驶室空间狭小根本坐不下三个人,我再三阻拦,那名职工还是爬上了后面的车斗。无奈,我只好给他找来两张羊皮坐在身下。看我太累,我的助手换下了我重新开车上路。折腾了大半夜我早已是精疲力竭,身子一歪头顺势靠在车窗上,渐渐地我竟有点昏昏欲睡……

突然,我感觉车身剧烈地颠簸了一下,一股惯力把我狠狠地甩向一边,我的头重重地撞在了什么地方。睁眼一看,拖拉机的车头正横甩在道路一侧,后面的车斗早已四轮朝天,地翻在路基下面,大大小小的煤块正四散着投向皑皑的白雪。蓦地,我想起车斗后面还坐着刚才在三连加水时搭车去师部医院看病的那名牧场职工,天啊,我的脑袋轰地大了起来!我俩手忙脚乱地爬出车外找到那名职工,看时,人已经奄奄一息……我被眼前的一幕吓蒙了,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是怎么把人送到的医院,直到师部保卫处通知我们人已死亡,并宣布立即将我俩扣押隔离审查才如梦方醒。

那一天,是我今生今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日子。上午九点,我俩被押往战勤连师部看守所,那些天,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反省,写检查,接下来就是等待,于是,我知道了什么叫“度日如年”。这期间,师部机运处的处长来看望过我两次。事主家人的宽容和善良,我们的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八天后,师部保卫处宣布解除了对我的收审,免除行政处分。同时,注销了我的拖拉机驾驶执照。短短的八天,仿佛度过了八年。

岁月悠悠,一晃四十七年过去了。当年的懵懂少年已然变成皓首老翁,回首往事,曾经的记忆就像存在脑海之中的电影胶片一样时时放映且挥之不去。